

清代筆記叢刊
堅瓠集

褚人穫著

五

新刊
增補
皇朝
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堅瓠五集序

間讀文文肅公吳中名賢小志其所向往與其所寄托迥然時俗之外竊歎吾吳自明盛以來學士大夫風流弘長沾溉所及不勝殘膏賸馥之慕今而得稼軒褚先生先民之遺底猶有存焉者乎稼軒素以文行為鄉閭推重觴咏多暇讀書等身而生平寫照惟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二語殆欲叅諸賢中恬雅一席近纂堅瓠諸刻或莊或諧類能觸目儆心醒貪嗔而却愁疾令閱者几案間如對直諒多聞之友其為裨益非淺淺也因是而思稼軒之所向往與所寄托諸賢且欣然願相把臂入林者而又何說鈴書肆之足疑其汗漫云

錫山年家弟顧貞觀拜識

卷之四

四

四

堅瓠五集卷之一目錄

勉學歌

諭俗歌

諭俗箴

格言詩

邵許詞

四留銘

衛邵格言

真味堂

易足齋

村婦艷詩

祈雨警句

世態炎涼

候潮詩

玉枕山詩

道月佛力

祈雨

題松雪畫

劉改之詩詞

賦詩去位

題衛輝驛壁

劉海蟾歌

張躍川絕句

柳毅井

呂真人

張君壽

孟鯉詩

銀牀

仇萬頃賣詩

毛伯溫咏萍

洛陽花酒

賞花釣魚

對句

憐馬卒

呂翁夢

張夢晉

六歲應試

貧士徵

民謠

棄舊戀新

三尸

角三弄

夢宮女戲毬

遣妓詩

蝶粉蜂黃

戒好色

買妾行

赤壁

四威儀

隔壁笑

移碁相間

八不就訣

周藩宮詞

劉庭信詞

穀靡靡

哈打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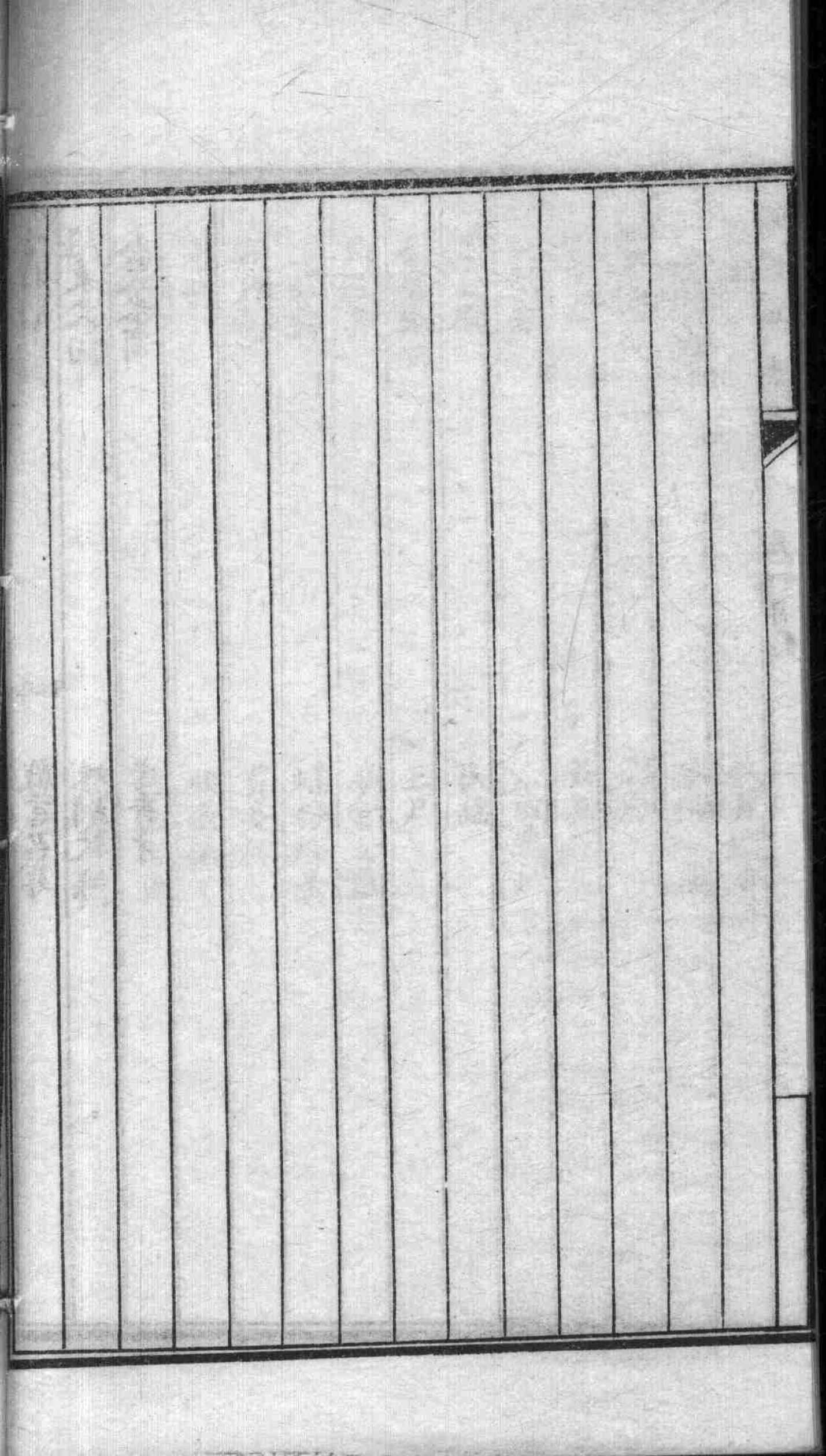
戲言召辱

趙秉文詞

蛛網救蝶

大焚米商

老秀才



堅瓠五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諸人獲學稼纂輯

勉學歌

舊傳勉學歌四章。惜不載誰作。其一云。君不見東鄰一出騎青驄。笑我徒步真孤窮。讀書一旦登樞要。前遮後擁如雲從。昔時子身今富足。大纛高牙導前陸。始信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其二云。君不見西鄰美婦巧畫眉。笑我無妻誰娶之。讀書一旦高及第。豪門爭許成婚期。昔時孤房今花燭。孔雀屏開忻中目。始信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其三云。君不見南鄰萬頃業有餘。笑我饑寒苦讀書。讀書一旦登雲路。腰間紫袋懸金魚。昔時簞瓢今梁肉。更是全家食天祿。始信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其四云。君不見北鄰飛宇聳雲端。笑我屋漏門無關。讀書一旦居相府。便有廣廈千萬間。昔時葦簷今梁木。畫棟雕甍成突兀。始信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諭俗歌

魯文恪公

鐸

有諭俗歌云。祖也善。孫也善。該有善報全不見。請君莫與天打算。此翁

記得只性緩。積善之家終長遠。祖也惡。孫也惡。該有惡報。全不覺。請君莫與天激。賂此翁。性緩不曾錯。積惡之家終滅沒。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借問此理是如何。子孫財多膽也大。天來大事也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財也小。產也小。後來子孫禍也小。借問此理是如何。子孫無財膽也小。些小生業知自保。儉使儉用也過了。

諭俗箴

方正學孝孺有諭俗四箴。李密菴先生詩省補一箴。可翼明高皇六諭。及聖諭十六條。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為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虞舜日變變。瞽瞍亦允若。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樂禎祥來。垂戾災禍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北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仇人。君臣義最重。莫逃天地間。手足衛腹心。一體恒相關。政荒事或急。職曠官乃鰥。一飯主恩深。朝野總一般。方氏闕此箴。毋乃殷民頑。我為補其亡。萬古重於山。

格言詩

陳眉公格言詩云。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只今只說只今話。一枕黃粱午夢長。又不為謀生不讀書。數竿修竹是吾廬。近來學得長生訣。賣盡呆獸又賣癡。又云。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顧甌子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教人去殺機。能師二語。其福自厚。

邵許詞

邵康節聽天吟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許魯齋詞云。花謝花開。時去時來。福方慰眼。禍已成胎。得未足慕。失未足哀。得失在天。敬聽天裁。讀此二詩。則躁進之心。渙然冰釋矣。

四留銘

夸堅志。王叅政伯大號留耕。嘗著四留銘于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燭天。遂失書所在。浩然齋視聽抄。作馬碧梧語。

衛邵格言

衛伯玉有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吾人處世。能以情恕。以理遣。可以遠禍。怨可以添福。壽邵康節詩云。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至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李密庵作陳瑩中示姪勝柔此詩與伯玉之言。俱當書之座右。

真味堂

李屏山純甫題真味堂云。問渠真味若為言。不著鹽梅也自全。龜鼎大夫徒染指。麤車公子枉流涎。胸中已有五千卷。徽外更聽三兩絃。此老清饒何所似。宦情嚼蠟已多年。

易足齋

王元老寂題易足齋云。吾愛吾廬事事幽。此生隨分得優游。窮冬夜話蒲團煖。長夏朝眠竹簟秋。一榻蠹書閒處看。兩盂薄粥飽時休。紅旗黃紙非吾事。老羨元龍百尺樓。

村婦艷詩

泐大師現女人身說法者。附此作村婦艷詩云。西施住盡黃金屋。泥壁蓬窗獨刺儂。寄語梁間雙燕子。天涯可有好房櫳。

祈雨警句

碣石刺談景泰間。徐州馬蘭齋。彥芳為汝甯教。精舉業。尤長於詩。一時登科第者。多出其門。時太守殷文撫在郡。每遇旱潦。祈禱輒應。以詩賀者甚衆。惟蘭齋一聯。擅場云。禱雨雨隨天外至。祈晴晴自望中開。太守得詩大喜。謂其僚佐曰。蘭齋開字韻。可謂壓倒元白矣。

世態炎涼

沈石田有送歸燕詩云。送歸燕。送歸燕。秋社於今又一遍。明年春社是來時。隔不半年。仍復見。送歸燕。送歸燕。似把人家作郵傳。來時不是慕富貴。去日曾非棄貧賤。口喃喃。尾涎涎。意與主人相眷戀。對語殷勤楊柳樓。雙飛再四梧桐院。樓中院中有賓客。主人日日開高宴。酒杯去手易肺肝。酒杯在手革顏面。若將燕子比人情。燕子年年情不變。余向見其真蹟。題杏花燕子上。書畫俱精。瞿稼軒石田詩鈔不載。近見碣石刺談。石田又有新燕篇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來來不差。分明記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尋楊花。君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萋萋。燕子還來梁上棲。二詩總

喻世態炎涼。錢功甫石田集。暨瞿本俱不載。丘瓊山有感事詩云。白髮年來也不公。春風亦與世情同。而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戴石屏詒燕篇。有春風期汝一相顧。對語茅簷慰岑寂。如何今年來。於我絕踪跡。一貪簾幕畫堂間。便視吾廬為棄物。棄舊戀新。古今同慨。

候潮詩

建文初。舟山王永頤字崇正。狀貌魁梧。未第時。遊錢塘。值御史朱某泊諸司觀潮。嗔王弗避。拘至。王意思安閒。御史試以候潮詩。援筆立就云。大江東去接蓬萊。萬里潮聲兩浙開。幾度夜隨明月上。有時風捲雪山顛。畫船衝汎沙頭立。白馬凌空海上回。我欲乘槎訪霄漢。清風不擬釣魚臺。有僉憲猶怒。復試之。有分明一派長江水。做出許多聲勢來之句。御史笑而釋之。

玉枕山詩

陳白沙應詔。道出南安。太守張弼大以白沙出山為非。是欲尼其行。白沙不可。製玉臺詩與汝弼。往復頗相譏諷。白沙作玉枕山詩云。一枕秋橫碧玉新。金鰲閣上見璚珣。使君得此全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汝弼復之曰。客囊羞遊客衣單。那有黃金

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着。鷄鳴催入紫宸班。白沙跋之曰。東海白沙大家不睡。笑殺陳圖南也。詳在玉枕山詩話中。

道月佛力

金山志載。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勸之勿赴闕。武穆不聽。道月遺以詩云。風波亭下水滔滔。千萬堅心把柁牢。只恐同行人意反。將身推落在深濤。武穆至臨安。被賊檣誣陷繫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悟詩意。悔不從其言。武穆卒。檣聞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道月方集眾說法。何立伺之。道月忽說偈曰。吾年四十九。是非日日有。不為自家身。只為多開口。何立從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佛力大。幾乎落人手。言訖端坐而化。

祈雨

有太守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作一絕云。祈雨精神尚未通。浮雲開合有無中。神龍恐我羞歸去。畧洒些些表不空。投詩潭中。大雨隨足。○明末辛巳壬午。吾蘇亢旱。當事祈禱不克。默回天意。旱需甘霖。滑稽者作對云。妖道急僧。念退風雲雷雨。貪官污吏。拜出日月斗星。為一時傳誦。

題松雪畫

趙松雪孟頫以宋王孫仕元後人每題其遺墨以寓譏諷如虞勝伯堪題茗溪圖云

吳興公子玉堂仙。寫出茗溪勝輞川。兩岸一作青山紅樹下一作多豈無一畝種瓜

田。張來儀羽題畫蘭云。盈盈葉上露似欲向人啼。周良石良題竹枝云。中原日暮龍

旂遠。南國春深水殿寒。留得一枝煙雨裡。又隨人去報平安。高季迪啟題畫馬云。一

歸天廐嗟空老。立仗元來用不鳴。沈石田周云。千金千里無人識。笑道胡兒買去騎。

又無名氏云。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天閑八尺龍。是可慨已。松雪嘗臨宋徽宗草蟲

自題云。不假丹青筆。何人寫遠愁。露濃時菊晚。風緊候蟲秋。此可見松雪意也。楊孟

載基次其韻以解云。王孫老去尚風流。畫裏新詩寫淡愁。莫道吳宮與梁苑。露蛩煙

草一般秋。又始祖命松雪作詩。諷留夢炎。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

類唐太宗之評魏徵。正所以自狀也。○草木子載松雪子仲穆雍能作蘭木竹石。道

士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

芳草遍天涯。仲穆見而媿之。遂不作蘭。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間。開禧乙丑過京口。岳珂為饌幕
庾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數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

日相與撫奇弔古。多見於詩。改之咏多景樓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
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閒來遊。木葉漸脫人間秋。關河景物
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屠人耳。翩然落托豫
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迹金陵
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
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乎樓乎奈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
詞翰俱卓犖可喜。嘉泰癸亥。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弃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以
事不及行。因做辛體賦沁園春詞。并緘往。其詞曰。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
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諸
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裡。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
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萊閣。訪稼軒未
晚。且此徘徊。幸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語皆似辛。愈喜。